

“互联网+”助推学术期刊编辑思维模式的转型升级

○ 闫德亮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 中原文化研究杂志社, 河南 郑州 450002)

〔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运用到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发行全过程,“互联网+”不仅对学术期刊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对编辑思维模式的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条件。首先,“互联网+”带来了信息的快捷丰富,为编辑吸收有效信息提供充足的资料储备;其次,“互联网+”带来了学习的便捷,为编辑自我素养的提高提供理论支持。最后,“互联网+”带来了新的互联网技术,为编辑的编稿过程提供多渠道可能。在“互联网+”的引导下,学术期刊编辑的思维模式发生巨大转变:第一,编辑对话思维模式的转变;第二,编辑策划思维模式的转变;第三,编辑质疑思维模式的转变。不论“互联网+”引导下学术期刊如何发展,编辑都应当做到:高标准严要求,坚守学术品位;规范学术道德,坚守学术底线;专家办刊,既要是专家,也要是“杂家”。

〔关键词〕“互联网+”;学术期刊;编辑思维;转型升级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17.10.013

随着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与广泛应用,“互联网+”时代已然来临,“互联网+”思维也越来越受到重视。“互联网+”思维是一种能充分运用“大数据”,建立与互联网相关的思维模式。对于“互联网+”学界没有给出明确定义,但从学界用 4 个“V”来描述“大数据”的特征中一窥端倪:Volume(数量)、Value(价值)、Variety(多样性)和 Velocity(增速),即数据量大、价值密度低、种类繁多、处理速度快。这种以庞大的数据量、繁多的应用种类、高速高效的处理方式特点的“互联网+”,似一场信息革命,正在而且还将继续影响甚至改变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学术期刊作为传播学术信息、交

流学术思想、反映学术成就的平台与工具,编辑思维模式不仅影响着学术期刊的学术质量与品位,更影响着学术期刊未来的发展。在“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必然面临着转型升级的机遇与挑战,因此,运用“互联网+”思维加快编辑思维模式的转型升级,探讨学术期刊与“互联网+”之间的内生性关系,对于学术期刊建设有着巨大的理论指导和现实意义。

一、“互联网+”为编辑思维转型升级提供强有力条件

在“互联网+”、数字化的大趋势下,在大数据、云计算技术、出版业生态急剧变化的大背景下,破解学术期刊转型升级的关键难题在于思维模式的转变,其核心在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编辑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然而,就目前的现状来看,学术期刊的互联网应用水平低于互联网发展水平,学术成果的传播速度滞后于互联网信息传播速度^[1]。因此,学术期刊编辑必须运用“互联网+”思维实现思维模式的转型升级,必须不断创新编辑理念、内容、形式及方法,增强编辑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学术期刊学术化、小众化、分众化等特点,决定了学术期刊的差异化发展方向。在“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编辑要不断强化“互联网+”思维,坚守学术期刊学术成果的引领作用、导向作用,最大程度地提升学术期刊的创造力和影响力。那么,“互联网+”为编辑思维的转型升级带来了哪些条件呢?

首先,“互联网+”带来了信息的快捷,为编辑吸收有效信息提供充足的资料储备。新媒体发展速度之快、传播范围之广加速了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受众范围,V盘、云盘、百度文库、道客巴巴、微博和微信等也大大改变了信息传播的途径,人们可以通过各种APP获取有效信息。对于编辑来说,“互联网+”时代的快捷、开放、包容的理念不仅拓宽了编辑获取信息的渠道和途径,而且缩短了编辑自我有效信息生成的时间周期。信息的开放性有助于编辑获取学界前沿学术成果,把握学科最新研究动态。信息的包容性有助于增进多学科的学术交流,拓宽编辑思维广度。正是“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之广、信息接收之快等一系列特征,才促使学术期刊编辑必须得不断提升获取、收集信息的能力,分析辨识信息的能力,加工信息的能力,利用信息的能力,遵守信息伦理的能力^[2]。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为培养编辑加强学术期刊信息优势的管理、利用和传播提供有利条件,编辑可以通过对信息实行多角度、全方位和智能化的处理,从海量信息中提取有效信息,为学术研究创新、知识框架构建、知识途径获取、处理机制转型提供了协同发展的空间。学术期刊编辑思维模式的转变也加速了学术期刊角色转变,学术期刊不再作为学术生产链条上的单一个体,而是成为学术研究、学术生产链条中的重要环节,与学术研究、学术成果互利共生,产生叠加优势,促进学术期刊的新发展。

其次,“互联网+”带来了学习的便捷,为编辑自我素养的提高提供理论支持。随着互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呈现出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迅速化的特点,以“时时阅读”“无门槛阅读”为特点的移动阅读成为当下接收

信息最重要的方式和手段。学术期刊编辑的工作是一个系统性较强的工作,包含许多复杂的相互联系的要素,因此,终身学习、时时学习是对每个编辑的要求。“互联网+”带来的学习的便捷,大数据式的开放、移动、快捷的获取信息的方式,加快了信息的流动、群体的互动,为终身学习、时时学习带来了便捷与可能。第一,从编辑自身学习提高来说,各种开放性交流网站、阅读软件及 APP 填补了纸质文本的阅读空白,编辑的片段式时间得以利用。其次,“互联网+”为编辑了解受众提供便利,纸媒时代,编辑很难对受众进行微观的细化分析,很难全面把握受众的学术需求,而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技术对各项数据、指标等都能进行细致的统计,数据链、数据库数不胜数,对各项数据、指标的细化,使得学术期刊对受众的需求有着详尽的了解,对编辑人员的选题策划、学术热点的关注等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真正可以做到学术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需求。第二,“互联网+”刺激学术期刊向智能化、移动化方向发展。“互联网+”时代,伴随着受众阅读习惯和阅读需求的改变,移动式阅读取代固定式阅读,成为主流^[3],这必然催生学术期刊的移动式阅读,微博、微信的产生,乃至后期 APP 的应用已经或必将成为学术期刊编辑自我素养提升的重要方面。第三,“互联网+”激发编辑的互联网思维能力,打破以编辑部为单位的平台和运营模式,建立新的学术共同体,能够实现学术资源的优化与共享,实现以学术期刊为纽带的学术研究协同创新互动的全流程、全媒体传播,将学术期刊的角色从仅仅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转变为学术研究协同创新链中的重要纽带,与学术研究互利共生,并产生叠加优势,从而扩展学术期刊的价值链,使其成为学术研究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4]。

最后,“互联网+”带来了新的互联网技术,为编辑的编稿过程提供多渠道可能。一方面,审稿的速度成万倍的增长。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从最初的信件往来,到电话沟通,再到现在互联网,稿件的审理不再需要漫长的过程,为学术成果的快速发布与传播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催生了投稿软件、审稿软件、审稿平台的诞生,这些都节省了稿件往返于路程间的时间,为编辑审稿、编稿提供了更快捷、更便捷的途径。审稿软件的自行分配功能,全数字化的办公流程,解决了大量来稿可能造成遗失的问题,使稿件都能得到妥善处理。同时,即使编辑不在办公室,只要有一台电脑,即可随时办公,随时审理稿件,弥补了在纸质稿件上审批的不足。编辑的多渠道编辑方式也为作者能及时得到反馈意见提供便利。我们不妨更大胆地构想,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云计算技术的更新,学术期刊的审稿可能会变得更加智能化、更加高效化,作者、编辑、外审专家同处一个平台、APP,或共同处于一个四维空间,实现了面对面的交流,彼此之间不仅能看到彼此的信息,更能感受到彼此的情绪变化,就像共处一个办公空间一样。

学术期刊在这场“互联网+”时代革命中,编辑应抓住“互联网+”带来的机遇,不断学习、改革创新,利用“互联网+”在技术创新和信息服务方面的优势为

学术期刊的发展开辟一片新天地。只有不断推进编辑思维模式的转型升级,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才能加快新型期刊共同体的生成与完善,促进学术期刊更加学术化、专业化。学术期刊编辑要在这场数字化革命中,利用先进技术,获取大量信息、提高学习的效率,为思维模式的转型奠定基础。

二、“互联网+”引导下编辑思维模式的转变

学术期刊的编辑工作不同于任何一般性的劳动,它是一种创造性劳动,是融合了作者的学术观点与自身的编辑思维,将知识转换为客观存在的劳动。在这一过程中,编辑的思维模式对文稿以及学术期刊的风格都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编辑在将知识转化成学术成果并公开发表的过程中,必须严格坚持出版伦理、出版规范,兼顾学术价值、应用价值、市场价值等因素,严把质量关、提升学术质量。“互联网+”时代,编辑环境、编辑手段都发生着巨大变化,编辑应不断适应新环境、新情况,自觉地转变思维模式,有效地掌握并运用思维技巧,开展创造性工作,提高编辑自身素质,加快推进编辑思维模式的转型升级,提高出版物的市场适应性和竞争力。

首先,编辑对话思维模式的转变。编辑对话思维体现在三个方面:审稿过程、编辑加工过程及发布交流过程。第一,在审稿过程中,国内期刊一般执行三审制,有的在三审制的基础上实行专家匿名审稿。这就要求编辑对学术论文进行认真、细致的审读,在全面了解稿件内容的基础上对稿件的学术价值作出客观评价。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有助于编辑抓住学科前沿理论、前沿学术动态,更能对稿件的创新性给予实事求是的判断。在充分领会作者创作意图、思想观点及总体思路的基础上,才能对文稿存在的问题及缺陷提出恰当的意见。第二,编辑加工是一项集学术性、技术性于一体的实践活动,在编辑加工过程中,“互联网+”改变了编辑原有的对话思维,改变过去单一的沟通渠道,采用邮件、电话、短信、微信、语音视频等多种渠道与作者相互沟通,以期实现文稿思想观点的修正、完善和提高。从更深层次来讲,学术期刊责编与作者之间的对话是学术思想的交流与碰撞,是“批评与反批评的统一,是批评与辩护的统一”,因此,这种对话是“获得真理、宣传真理的有效途径,也是避免稿件夸夸其谈、华而不实的有效途径”^[5]。第三,在发布交流过程中,“互联网+”为学术成果的发布与推介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往,学术期刊的主要网络传播渠道为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等电子数据库,而这些电子期刊未能具备互联网的公开性、共享性等特点,阅读成本较高是阻碍其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种互动交流平台广泛运用,学术成果的交流变得更加开放、便捷、即时,几乎是只要你愿意,时时阅读、时时沟通就在身边。

其次,编辑策划思维模式的转变。编辑策划是学术期刊得以发展、形成特色

的核心灵魂,是提高期刊竞争力的关键,更是编辑学术素养的集中体现。加强编辑策划是编辑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是编辑通过对学术前沿问题的把握,选择、设计出“最佳”效果的编辑行为。选题策划体现的是一种创新性思维,是从众多学术问题中发现最有价值、最应该展开研究的问题进行讨论。如要转变学术期刊编辑的思维模式,第一,编辑必须要跳出待在屋里等稿的固有思维,发挥个体主观能动性,积极组织作者进行深入研究、讨论,并对约来的稿件进行学术鉴审。从行动上改变是转变思维模式的第一步,更是对编辑运用专业知识,跳出具体的知觉情景、思维定势、习惯势力的挑战。第二,编辑策划思维更是编辑对学术整体性和预测性的科学把握。编辑在选题策划时不仅要以栏目为考虑标准,更应考虑刊物的整体风格;不仅要考虑组稿的学术性,更应考虑稿件的政治性;不仅要考虑作者的研究方向,更应考虑读者的阅读需要。在充分考虑了这些因素及当前学术动态的基础上,编辑要对未来的学术发展作出预测,这是对编辑的认识活动回归实践的检验。第三,用创造性、创新性思维指导编辑策划思维模式的转变。从提高期刊的质量和知名度的角度出发,将创造性、创新性思维投射到选题策划上、组稿约稿上、审稿编稿上、沟通加工上。不拘泥于常规,不局限于风格,运用发散式思维、求异式思维、比较式思维、互补式思维、问题式思维指导学术期刊编辑思维模式的转变。“互联网+”的开放性、共享性、快捷性及便捷性都为编辑思维的扩展、眼界视野的开阔打开了更大的窗口,提供了更高的平台,有助于编辑发现正处于萌芽状态的创新成果。

最后,编辑质疑思维模式的转变。质疑性思维就是以学术论文的质量为评价依据,用批判的眼光,审慎地对稿件的政治性、学术性、思想性进行分析、甄别,并作出准确判断的思维模式。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编辑质疑性思维的开始是编辑主动介入作者的创作过程的行为,这就要求编辑要有自己的立场、角度,对文稿反映的中心思想、学科创新进行科学的分析,同时对文稿中提出的研究新方法、新思路进行大胆的怀疑,即新方法是否经过充分的考证,新思路是否存在疏漏。如此高的编辑要求,不仅要求编辑是某个学科的专家,更应当是“杂家”;既要有深度,也要有广度。“互联网+”为编辑深度与广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既能学习借鉴先进学术期刊的先进办刊经验,又能加强专业学习与深造,便于编辑发散性与集中性思维的养成。质疑思维是编辑不盲从专家的表现,要以严格把好学术关为根本,树立精品意识,以审慎的挑剔的态度对待所有文稿,多思多查、多提多问,使文稿精益求精,提升其价值品位。此外,编辑质疑性思维是创造性劳动的主要推动力。编辑过程是编辑智力输出过程,其中质疑性思维必须贯穿始终。质疑性思维体现着编辑的职业敏感度和专业的业务素质,不仅能迅速地发现文稿的创新点,更能清晰地看出文稿的不足与漏洞,并能在充分理解与把握文稿的基础上,与作者进行沟通或进行二次创作。质疑性思维更是坚守学术期刊用稿标准的准绳,只有怀着“质疑”的眼光审慎地审阅每一个来稿,才能不埋没一篇好稿,也不会让存疑的稿件蒙混过关。

综上,学术期刊所承载的文化内容、学术价值,与编辑有着紧密的联系。编辑思维是蕴含在文稿中的专业印记,理性的选择、精心的加工、合理的编排才能使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呈现在读者面前。在数字化、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编辑更应搭上“互联网+”这趟快轨,广纳学术前沿信息、整合先进编辑经验、转变思维定势,善于思考、勇于发现、勤于研究、敢于质疑,不仅要提升自我编辑技能,更要将专业学术向深处、广处发展。在此基础上的对话才是平等的对话,才能令作者心悦诚服,才能形成良好的思维品格,这样编辑出来的稿件才是学术上品,这样打造出来的学术平台才是适应时代发展的高水平交流平台。

三、“互联网+”引导下编辑的学术坚守

学术期刊是学术资源的互动平台、传承学术思想的重要载体、开展学术思想交流的阵地,其学术数据与信息滋养着学术发展。“互联网+”时代,学术信息的几何式发展,需要编辑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及迅速的反应思维,不仅要及时有效而且要绝对精准。这种能力的培养不是一时片刻,而是日积月累的过程。在不断的思考、质疑、反问中,学术思维品质才能得以养成。学术期刊承载的是文化的积累与传承,展示着学术新成果,反映着学科前沿理论,展现着科技新发现、研究新思路,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与文化使命。因此,在编辑过程中,学术期刊编辑应始终坚守学术,保证学术期刊的学术品位,以寻求新形势下学术期刊的发展。

首先,高标准严要求,坚守学术品位。学术品位主要指学术期刊发文的质量,学术品位体现着学术期刊的学术格调,彰显着学术期刊编辑的学术理念与学术追求,深刻影响着学术期刊的发展方向。一方面,学术期刊应明确学术定位。学术期刊既要进一步明确办刊宗旨,严格按照办刊宗旨推进期刊发展,避免学术期刊发展方向被大数据所引导,减少来自智库内部对于文章质量评判的各种纠葛,又要充分利用原有资源优势,加强编辑队伍、学术团队、读者群体、出版媒介等方面的建设,形成自己特有的资源优势。学术期刊应当在这些优势资源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大数据的数据统计,深入激发编辑能力、发掘学术热点、分析读者需求、寻求优秀出版媒介,全面实现学术期刊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学术期刊应提高选题策划能力。学术文章的选题策划应注重整体性、创新性与预测性。整体性,即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分析,重点关注学术期刊的整体风格。学术期刊的选题策划是一个错综复杂、各要素相互联系的系统工程,编辑在选题策划时,不仅要考虑学术期刊的政治性与导向性,而且要考虑学术性与创新性;不仅要考虑学术期刊的具体栏目设置,而且要考虑刊物的整体结构与整体设计。创新性,即从思维学的角度来分析,强调的是能产生“最优”效果的策划方案。选题策划不是简单的套用和模仿,更是一种思维模式、一种创新意识和一种学术眼光的体现,投射着个体的创新力和创造力。创新力与创造力是编辑的核心能力,这要求其要从众多的学术问题中发现、挑选出最有价值、最应该展开研

究和讨论的问题,并通过组织学者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引起学界关注和社会认可,力争能引起该学科的讨论,推动该学科的建设。同时,策划的创新性亦体现在对稿件的学术价值的鉴审。优秀的编辑不仅能敏锐地发掘出优秀的稿件,更能清晰地分辨出稿件是对前人研究的简单总结还是有创新之处。预测性,即从认识论的角度分析,对即将发生的学术热点问题作出大胆的估计或预测。选题策划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它在编辑实践活动中产生,并最终回到编辑实践中去,受编辑实践的指导,又受编辑实践的检验,在此过程中编辑的选题策划能力在不断的呈螺旋式上升与提高。正因为这一特点,选题策划具有预测性,不仅是对社会发展趋势的预测,更是对某一专业领域的预测。把握社会发展趋势,能使编辑眼界开阔、立意高;把握专业领域,能使编辑发现还处于萌芽状态的学术问题,并积极推动这些学术问题转换为研究成果,引起学界的重视与讨论。学术期刊只有树立起高的标准,坚守学术质量、学术品位,才能使得刊物在互联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不被外界因素所打扰,始终处于学术研究的前沿,受到作者、读者的追捧与喜爱。

其次,规范学术道德,坚守学术底线。学术期刊肩负着承载学术思想、传播学术成果、积淀先进文化的重任,因此,学术期刊编辑要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随着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的出现,道客巴巴、爱问、微盘、百度文库等网络学术网站的建立,都为学术造假提供了便利条件,也使得学术造假速度快、成本低、效率高。特别是近年来,学术造假搭乘一些不正之风,肆意弥散,抄袭、剽窃行为屡见不鲜,学术不端行为屡遭曝光,学术权威不断遭到质疑与冲击。高校、科研院所的考核机制迫使不少研究者走上制造学术垃圾、学术造假的道路,然而,严苛的考核机制决不能成为学术不端行为的借口。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我们应该看到,仍有一大批学者在踏踏实实做学问,任劳任怨搞研究,极少数人的不自觉行为不能成为污蔑整个学术界的理由。作为传播学术成果、树立学术规范的学术期刊,理应为中国学术的发展贡献一份力量,那就是规范学术道德,坚守学术底线,拒载学术不端成果,弘扬学术正能量,成为踏踏实实做学问的研究者的发声阵地。在工作中,学术期刊编辑要保持旺盛工作热情,克服职业倦怠,坚守知识分子的气节和操守,不向金钱低头、不向关系妥协,不盲从、不依附、不恭维,选出真正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办出对社会发展有真正推动力的学术期刊^[6]。对一经发现学术抄袭、剽窃的文稿及作者,立即拉入“黑名单”,并在期刊界、学界对其进行公开披露,杜绝其文章发表后引起的不良社会后果,更使其认识到学术不端行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规范学术道德,坚守学术底线更应在编辑过程中,编辑要做到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去伪存真,坚守学术底线,严把质量关,要严打一切学术不端行为,用质疑性思维与批判性思维审慎稿件,树立精品意识,打磨稿件、打造高质量学术期刊。在审稿过程中,坚持用稿标准,既要把好政治关,又要把好学术关,在正确的政治导向下,以谨慎的态度对文章提出合理的质疑,不盲目、不盲从,敢于批判、敢于反思,仔细推敲文

稿、琢磨文稿,对论点的正确性、论证的合理性、论据的真实性、数据的准确性进行思考、查证,既要能弥补文稿的论证缺陷,又要避免稿件夸夸其谈、华而不实。质疑性思维、批判意识不同于吹毛求疵,苛刻作者,而是编辑要在充分把握文稿的基础上,与作者之间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在充分交流、讨论后对文稿进行精深的修改、修正。

最后,专家办刊,既要是专家,也要是“杂家”。一方面,学术期刊的学术性极强,对编辑对学术文章的精确把握要求极高,编辑只有达到某个学科、领域应有的知识体系要求,才能与作者进行沟通、交流,才能获得作者的信任,放心把稿件交付修改,因此,学术期刊的编辑必须是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另一方面,学术期刊编辑一定程度上掌握着来稿的生杀大权,学科种类之多、研究范围之广,所来稿件不可能全是某个编辑的研究方向,如何在众多相关学科或跨学科来稿中,分辨出学术品位高、创新性强的文稿,是对编辑人员专业素质和业务素质的综合检验。因此,学术期刊应当提倡专家办刊,编辑人员不仅是期刊的编辑,更是某个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不仅是某个学科领域的专家,更应当什么都略知一二的“杂家”。作为称职的编辑,第一,要有扎实的编辑业务功底。作为编辑,最基本的要求是,应当具备扎实的编辑基本理论以及编辑实践业务技能。编辑的编辑水平高低不仅决定了文章的质量问题,而且对文章起到润色、修饰的作用。编辑的语感对文章辞藻的运用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编辑大多没有受过系统的专业学习,业务水平普遍不高。为了应对这一问题,不少省(市)出版管理部门组织报纸、期刊的编辑参加岗位培训,以期提高编辑的编辑理论水平和实践水平。第二,要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学术期刊的栏目编辑承担着决定本栏目来稿选弃的重要责任,因此,学术期刊的编辑应接受过一两个专业的系统学习,并取得相应的相对较高的学历。只有这样,学术期刊的编辑才能精准地把握本专业的前沿动态及最新科研成果,才能与作者形成良好的交流、互动。没有相应的专业知识做支撑只能陷入外行“领导”内行、外行决定内行的深渊。精深的专业知识做支撑,甄选出学术品位高、学术创新力强的文稿,能提升刊物的整体质量,提高刊物在学界的影响力和公信力。第三,要有广博的文化知识。学术期刊的编辑不仅得是专家,更应该是“杂家”。随着学术的发展,学术领域的扩展,多学科、多领域的融合研究成为普遍现象,学术期刊的编辑更应该加强自身学习,对相关学科应有所学习、有所了解,这样在面对多学科研究的学术成果时,才能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不至于手忙脚乱。此时,之前接受过的较高的学业学习及学术训练就显得特别重要,上学时学习到的研究方法对于学术期刊的编辑拓宽知识体系异常重要。学术期刊编辑可以在充分运用本学科学习方法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领域,构建多学科知识体系。因此,扎实的编辑功底、精深的专业知识、广博的文化知识,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互为前提、互为结果。

总之,在“互联网+”的助推下,必然带来编辑思维模式的转型升级发展。“互联网+”不仅带来了信息的快捷,为编辑吸收有效信息提供充足的资料储备,

而且带来了学习的便捷,为编辑自我素养的提高提供理论支持。在“互联网+”的引导下,学术期刊编辑跳出传统编辑思维模式,突破学术期刊与学术研究之间的樊篱,为学术研究从单一领域向多领域融合发展不断拓展空间。然而,不论“互联网+”如何助推学术期刊的发展,学术期刊编辑都必须坚守学术品位,规范学术道德,尽力做到专家办刊,致力打造高端学术交流平台。

四、结 语

“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的互联网应用水平、信息传播速度以及开放程度都呈现出被动和滞后的发展态势,而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技术为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为学术期刊编辑思维模式的转变提供了机遇。学术期刊编辑要顺应互联网技术公开性、共享性、便捷性、便携性、即时性、精准性等发展趋势,积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加强自身业务学习与专业学习,开拓多渠道编稿流程。在“互联网+”的引导下,学术期刊编辑要不断适应新媒体发展特点,实现学术期刊编辑对话思维模式的转变,策划思维模式的转变以及质疑思维模式的转变。学术期刊作为传播学术的重要载体,不仅要树立高标准严要求,坚守学术品位,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更要规范学术道德,坚守学术底线,为传播学术成果,弘扬学术正能量做出应有的贡献。学术期刊承载着展示与传播学术成果的使命,反映着学科前沿理论,展现着科技新发现、研究新思路,肩负着学术建设的重要文化使命,因此,学术期刊编辑理应不断提升自我,真正做到专家办刊,打造学术型编辑团队,提升学术期刊的学术公信力、学术影响力以及舆论引导力,打造一批学术质量优良、传播手段先进的新型期刊。

注释:

- [1]姬亚楠:《实现“互联网+学术期刊”发展模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22日,第006版。
- [2]韩芳:《全媒体时代学术期刊编辑信息素养提升的SWOT分析》,《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6期,第102—108页。
- [3]陈鹏、叶宏玉等:《移动阅读环境下学术期刊的发展启示》,《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5年第3期,第300—304页。
- [4]周小华:《大数据时代中国学术期刊的创新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2月18日,第B03版。
- [5]王凤珍、高云涌:《论学术期刊编辑的对话性思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83—86页。
- [6]王晚霞:《学术期刊编辑的学术理想与期刊质量》,《四川理工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第100—106页。

〔责任编辑:陶婷婷〕